

樂

書

十五





樂書卷第七十八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

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琴之樂出乎器入乎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曰大瑟大琴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洒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尚宮其音主絲士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豈虛言哉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瑟

卷七十八

樂書

一

瑟以禮天神空桑之琴瑟以禮地示龍門之琴瑟以禮人鬼是琴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琴瑟宜於園丘奏之空桑陰地也琴瑟宜於方澤奏之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琴瑟宜於宗廟奏之此言琴瑟以詠繼之祖考來格則樂以迎來亦舉宗廟見園丘方澤之意也儀禮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擗越燕禮小臣左何瑟面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皆不及琴者瑟二十五絃琴則五絃而已亦舉大見小之意也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鬼神示可知虞賓在位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羣后德遜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鳥獸踴躍鳳凰來儀則





動物可知虞周之樂相為表裏而已

管

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遠有神興有德郊特牲曰歌者在二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以誅之於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為上有所待者為下邪今夫堂下之樂以木為末以竹為本故爾雅大管謂之箏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箛蓋其狀如簾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相為終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為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舜受吹竽展管則管為樂器其來尚矣至周而大備教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以禮天神孫竹以禮地示陰竹以禮人鬼凡各從其聲類故也管或作筥詩曰磬筥將將是也或作瑄傳稱白玉瑄是也廣雅曰管象簫長八尺圍寸八孔無底豈以後世之制為言歟

鼗鼓

鼓所以作樂者也鼗所以非奏鼓者也天道先於北方其於卦為坎其於音為革則鼗鼓之為也堂下之樂也爾雅大鼓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小者



謂之辨以其聲小師迷故也月令修鞀鞀世紀帝饗命倕作鞀鞀大謂六鞀而與麻同小謂之鞀而與料同則鞀鞀一也

一也周人辨其聲用雷鼓雷鞀以樂天神靈鼓靈鞀以樂地示路鼓路鞀以樂人鬼鼓人掌教其鼓而不

及鞀儀禮大射鞀倚干頌磬西絃而不及鼓互備故也先儒以鼓為春分之音鞀為震之氣是不知坎音

鞀之意也

合止祝敵

周官小師掌教播鞀祝敵周頌有鞀亦曰鞀鞀祝圍蓋堂下樂器以竹為本以木為末則管者本也祝梧者末也祝之為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敵之為器狀類伏虎者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銀鈿者三九之也標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樂能以反為文非特不

至於流而失已有足禁過者焉書曰曼擊禮曰楛擊樂記曰聖人作為控楬荀卿曰鞀祝拊控楬似萬物蓋祝敵以控楬為體控楬以曼楛擊為用也爾雅曰所以鼓祝謂之鞀則祝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於蚤也敵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

者禁之於後也今夫樂出於虛故其作之也虛必欲虛控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糠皆以虛為本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敵所以為伏虎之形歟然則樂之張陳曼擊必於堂上祝敵必於堂下何邪曰祝敵



器也。夏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之鞀祝控榻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下之拊亦似之誤矣。今夫祝控一物而異名荀卿離而二之亦誤矣。

樂書卷第七十八終





樂書卷第七十九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笙鏞以間鳥獸踏踏

大笙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  
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鐘謂之鏞以能考大功也小者  
謂之罇以其薄而小也蓋笙之爲器以匏爲之包竹揔  
而植以象物之生其音則象鳥矣鏞之爲器以金爲之  
能宮能商始隆而終殺其聲則象獸矣儀禮大射儀樂  
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笙震音也於方  
爲陽鏞充音也於方爲陰周官笙師掌共鐘笙之樂是  
鼓應笙之鐘而笙亦應之也詩曰

笙磬

一

笙磬同音周官眠瞭掌擊笙磬則磬乾音也與笙同  
爲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儀禮有衆笙  
之職則笙之所職固不一矣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  
鏞則異音而同樂蓋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鐘以  
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爲先笙鏞次之商  
詩以置我鞀鼓爲先鏞鼓次之周詩以鼗鼓爲先維  
鏞次之則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  
從之鼓先而鏞從之先王立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  
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不知用鐘鼓  
之意也仲尼曰樂六樂去鐘鼓云乎哉以爲樂在於  
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爲不在於鐘鼓  
則鐘鼓不於吾無以見聖人矣以諫則升歌以貴人  
聲所謂聲依永也以間則下管以賤樂器所謂律和



聲也堂上之樂主乎聲依永非不以律和之堂下之樂主乎律和聲非不以聲依之夫然後上下合和而不失乎中和之紀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言間則律舉矣與周官言律同而以典同名官同意自虞至周鑄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有鐘師鑄師則鐘大而鑄小矣故鐘師掌金奏大鐃也鑄師掌金奏小鐘也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鐘鳴其細也此其辨與鄭氏謂鐃如鐘而大孫炎釋爾雅鐃亦名鐃不亦失小大之實乎

簫韶九成

大簫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謂之箛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簫陰氣之管故大者四六小者二八其器則細其音肅如亦各從其

類也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簫蓋簫以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瞽矇吹之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下管新宮記曰下管象武以管爲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也詩曰簫管備舉以簫爲樂之大成則管亦可知也列子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故王道至九變而後明賞罰至九變而後行樂至九變而後淳氣洽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淳氣洽之所致也古者功成作樂舜命九官以亮天功率至於庶績咸熙則其樂九變亦不過形容乎此而已惟樂爲能著萬物之理而萬物亦莫不以類相動故師曠奏清角而玄鶴



爲之率無絲巴鼓瑟而六馬爲之仰秣伯牙鼓琴而  
流魚出聽用作六樂而六物自致然則變奏簫韶而  
鳳凰來儀四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產不過如此大司樂言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然則簫韶九成而舞可類舉矣韶樂九成武樂六成  
何也曰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  
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  
成以兩地之數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  
數象成莫大乎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韶  
又作磬者經曰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而大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之上聲所以  
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之左音所以紹八  
音也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

鳳凰來儀

萬物辨於北交於南辨於北正固之時也其性智其  
情悲其類爲介有龜蛇之象也交於南嘉會之時也  
其性禮其情樂其類爲羽有鳳凰之象也凡鳥以翼  
右掩左爲雄以翼左掩右爲雌故桃蟲鷦而雌鷦鷯  
鷗鳳而其雌皇蓋鳳凰之爲物其羽可用爲儀所以  
爲禮其鳴中律呂所以爲樂至於其羽若干其聲若  
簫韶之爲樂雖作於治定制禮之後亦所以象鳳凰  
聲形而已鳳陽物也動而唱始鳳陰物也靜而和終  
其羽雖皆可用爲儀其來亦未嘗不以匹也故天下  
治則以匹而見天下亂則以匹而隱人君以仁治天  
下法度彰禮樂著則鳳凰爲之應亦各從其類也舜  
龔堯舜行堯道法度固已彰禮樂固已著則其作樂



以道陰陽之和凡所謂陰陽之物未有不爲之感  
則鳳凰來儀固其理也傳不云乎夫樂象成者也  
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  
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樂書卷第七十九終



樂書卷第八十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夏書

五子之歌

商書

仲虺之誥

伊訓

周書

顧命

益稷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深水

樂書

卷八十一

一

出焉其中多磬磬石所出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然其製造之法倨句一矩有半外之為股內之為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短以厚而以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繇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為君八音以磬為主故磬之為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為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者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音行然後樂成天下一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聞之



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其聲而已然則言球必以鳴先之者豈非以磬尚聲爲衆聲所依邪擊石扞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爲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爲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

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之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勅戒之時也歌如之何不作乎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天保之報上亦何異此然臣之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上好要而下交時之所以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以明上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否也然則君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爲爲能而以能戒爲差雖虞舜之時尚爾況其他乎三王之道也故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得之環而已帝天道也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勸天之命



惟時惟幾豈不宜哉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也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有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三月不知肉味爲哉

###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湏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夫歌者直已而陳德生於嗟嘆之不足者也故五子之怨太康猶小弁之怨親親五子之怨太康盡爲弟之義也小弁之怨親親盡爲子之仁也

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酒所以養德亦所以覆德音所以昭德亦所以衰德故酒可節而不可甘音可聽而不可嗜禹惡旨酒未嘗甘酒也好善言未嘗嗜音也故甘酒而及亂嗜音而溺志適自取亡而已太康失邦有在於此五子之歌所以深訓之也孟子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誠哉是言歟然則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非不尚音也特不嗜之而已

###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言之賢王姦聲耳亂色不留聰明故成湯之在商實聰明作元后樂道而已未嘗邇乎姦聲也耳其有不聰乎悅德而已未嘗邇乎亂色也目其有不明乎不邇色則不役耳目矣不殖貨利則百度惟正矣湯之於此非苟知之以淑諸身亦允蹈之以淑諸人矣故



其制  
在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  
巫風不通聲色以率之也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敗  
時謂淫風不殖貨利以率之也不通聲色與中庸所  
謂化民之聲色者異矣不殖貨利與子貢而貨殖焉  
者異矣然則湯之不通聲樂如此記言商人尚聲何  
也曰自三代異尚言之則尚聲者一時之制也自其  
檢身言之則不通聲者終身之行也

伊訓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孔子與人歌而善然後和之是君子未嘗不歌也所  
不貴者酣歌于室而已曾點從遊於舞雩之下詠而  
歸是君子未嘗不舞也所不貴者常舞于宮而已此  
所以謂之巫風官刑之所以儆者也若夫陳姬好巫  
而一國之民多棄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不  
特常舞于宮酣歌于室而已此東門之粉所以疾亂  
而巫風又不足道也

顧命

天球在東序脩之舞衣鼗鼓在西房

德成而上事成而下天球堂上之樂先王所以象德而  
染天者也故在東序東則陽位而陽極上故也舞衣鼗  
鼓堂下之樂先王所以象事而樂人者也故在西序西  
則陰位而陰極下故也舞衣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其  
見於經者不過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祭服之冕以舞大  
武而已脩之舞衣豈脩國之服為不失古人之制歟漢  
六代已為舞者之衣謂之五行舞彼蓋有所受之也



春秋訓義

隱公

莊公

文公

宣公

昭公

隱公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之法凡公與夫人之廟非志災則不書也非失禮則不書也志災而書若新宮火僖宮災之類是已失禮而書若丹桓宮楹立武宮燭宮之類是已仲子之於惠公非夫人也特隱公妾母爾禮喪服小記妾毋不世祭况立宮而考之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君子猶以為非禮况考其宮而獻六羽乎書仲子蓋賤之以正名分也書六羽蓋辨之以謹名數也然文莫重於羽舞武莫重於干舞皆所以節八音而成樂故舞必以八人為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故天子用八八諸侯用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先王之制也明堂位言魯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是魯於周公廟得用八佾之舞於羣公廟不過用六佾而已後世禮壞僭八佾於羣公之廟蓋有之矣隱公始復六羽公穀以為始僭是不知諸侯以六佾為正也左氏雖知諸侯六佾之正而謂春秋善隱公復正而書之是不知用於羣公廟為正用於仲子宮非正也不然則善其復正自常重爾春秋何為書之邪隱公用諸侯之舞於仲子之宮春秋且書而罪之季氏用天子之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也下亦宜乎言於仲子之宮與詩斯乎宣王考室之



考同孰謂成之爲夫人邪言初獻六羽與所謂初獻  
畝之初異孰謂猶爲僭諸公邪此稱獻羽舉文以見  
武與卒叔弓言籥入同意孰謂婦人無武事邪不然  
闕宮祀姜嫄之詩何以美萬舞洋洋乎杜預謂天子  
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殆  
非古樂舞之制也

莊公

文公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公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聽天下之外治章明天下之男教男教不修陽事不  
得譎見于天日爲之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  
以蕩天下之陰事小雅亦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

有食之亦孔之醜則知日者陽精也君之象也食者  
陰侵陽也臣蔽君之象也人君能修德政則變消而  
福至反是則災起而禍成故日食之變三十有六春  
秋皆書之非特傷周道之衰且以謹人君之戒也孰  
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哉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鬯養鼓齋夫馳庶人走由是觀之凡日食  
鼓于社助陽以責陰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鼓用  
牲者非謂九月六月不鼓也特譏其用牲尔左氏謂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是不知書述天子鬯養鼓齋夫馳之意也

宣公

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



禮記齊人將有事於太山晉人將有事於類林則所謂有事于太廟者常祭之禮也周頌絲衣繹賓尸則所謂猶繹者明日又祭之禮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干舞有形而無聲籥舞則無形而聲從之先王之樂所以備文武者不是過也春秋之時禮樂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非僭行之則僞爲之而已蓋廟祭吉禮也臣卒凶事也吉凶之禮固不可同日故宣公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則壬午繹祭固在所可廢也繹祭可廢且萬入去籥而卒事則君臣之恩亦已薄矣與其萬入去籥而不爲樂孰若廢繹祭之爲愈哉此仲尼所以言非禮而稱猶也春秋書猶其義有二有可以通之之辭是幸其猶如此若不郊猶三望不告朔猶朝廟是也有可以已之之辭是甚其猶如此則壬午猶繹是也然則公子遂公子翬其事固同猶卒仲遂何也曰置之於隱公君臣之義我深宣公之於遂君臣之恩薄聖人於經沒置而著遂者所以示褒貶也蓋仲遂死於王事也故卒而字之不言公子者宣公失父道故也與僖十六年卒公子季友異矣商周皆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則萬舞天子之樂也言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非特謂繹祭抑又譏僭用天子之樂爾傳者以謂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其曰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言譏之則是言不卒則非春秋所書爲宣公失禮不爲仲遂之不忠於子赤也果爲不忠於子赤奚待卒



禮記卷第八十一終

祭之為樂起於黃鐘之宮而為三則冲氣出于  
三所以通中聲也蓋三之祭事之大而重者也  
夫卒事之小而輕者也先王之禮不以大廢小亦不  
以輕妨重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六廟仲遂卒于壬  
午猶祭萬入去籥是議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  
酉有事武宮籥入以去樂卒事具議其以廢  
大也言萬入以舞為主言籥入以聲為主卒仲遂于  
垂為死王事故也卒叔弓不言地為泄事而卒故也

禮記卷第八十一終

禮記卷第八十一終  
祭之為樂起於黃鐘之宮而為三則冲氣出于  
三所以通中聲也蓋三之祭事之大而重者也  
夫卒事之小而輕者也先王之禮不以大廢小亦不  
以輕妨重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六廟仲遂卒于壬  
午猶祭萬入去籥是議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  
酉有事武宮籥入以去樂卒事具議其以廢  
大也言萬入以舞為主言籥入以聲為主卒仲遂于  
垂為死王事故也卒叔弓不言地為泄事而卒故也



樂書卷第八十二

易訓義

需

師

豫

比

需

需

坎上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天之所需以爲兩者雲也君子所需以爲燕樂者飲食也飲以養陽天產也食以養陰地產也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而已此君子所以需朋友故舊以爲燕樂歟蓋以飲食燕之者禮也其樂之者樂也文王之於周以鹿鳴燕羣臣嘉賓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以常棣燕兄弟則曰和樂且湛以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由是觀之酒食所以合歡豈虛言哉若夫九五體飲食之道以養天下非特施禮樂於燕樂之間而已故曰酒食正吉以中正也與困于酒食異矣

師

師

坤上

象曰地中有水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

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師出以律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人生天地之間一氣之消息一體之盈虛未嘗不與陰陽流通與物類相爲感應律也者述陰陽之氣數通物類之終始故凡聲音所加吉凶所兆發實真應昭昭者比日得考其祥焉然則以同律聽軍聲使吉凶不待陳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豈有他哉本諸五聲而已蓋角主軍稷



而士心失商主戰勝而軍士彊徵主將急而軍上勞  
羽主兵弱而威明喪宮主軍和而士心寧其聞而聽  
之聽而詔之則吉可馴致凶可豫防而坐收百勝萬  
全之効焉此所以武王知商之不敵師曠知楚之不  
功也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不過如此在易  
師之初六以柔下之才處一卦之始師始出之象也  
據坎之體於象為耳而主聽以律之象也方是時吉  
凶未明勝負未決以律則惠迪吉失律則從逆凶春  
秋傳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以律不臧無害為吉  
不失勝之道故也失律而臧無害為凶失勝之道故  
也昔王良從禽為之範終朝不獲一君子不以為失  
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以為善彼從禽猶若  
是况行師乎其否臧凶宜矣老子曰妾為而要中功  
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此之謂歟周之出師有  
太史抱天時太卜正龜兆大師執同律皆所以慎戎  
事重民命則易之與當周之盛德其師出以律豈不  
信然以初六為師出之始則上六師旋之時也出而  
以律所以存豫戒之智旋而左執之所以示愷樂之  
仁非憂樂與民同孰與此哉古之言律或謂六律或  
謂六始配律者或以呂或以同六始則以六間配之  
何也曰述天地自然之氣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  
匹於陽為呂間於陽為間同於陽為同呂命以體間  
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  
是卦特以律為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豫

豫

坤上  
震下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一陽之復也雷行天上四陽之壯也豫雷出地則非一陽之復亦非四陽之壯適陽中之時也天之中聲於是發矣總一卦言之在彖天地以順動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在爻初則鳴豫而志窮上則渝冥而無咎則豫之貴中非特乎象也然則以雷出地爲中聲之發明矣蓋電有形而無聲雷有聲而無形秋陰中也雷聲收焉蟄蟲應之以坯戶春陽中也雷聲發焉蟄蟲應之以啓戶啓戶則蟄者奮雷出地奮之象也鼓之以雷霆記禮者以爲樂之祀驚之以雷霆莊周以爲咸池之感則雷出地奮豫先王作樂之象也然作樂崇德振古如茲故稱先王焉至於以之薦上帝配祖考因時以行典禮惟殷時

爲然以殷人之祭尚聲故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殷學主以樂教瞽之所宗又那祀成湯以樂爲主則殷人尚聲可知矣蓋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故卦爻有稱帝乙歸妹有稱高宗伐鬼方有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則易之述殷非特薦上帝配祖考而已周之盛時雷鼓雷鼗以降天神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非不體雷出地之象作樂以薦天神配人鬼也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異於殷之薦上帝一以祖考配也豈非禮樂略於殷至周然後大備邪世德下衰樂廢以淫鄭衛好濫而趨數宋齊燕女而教辟類乎感於氣滅和平之德君子不聽祭祀弗用者崇德幽不足以薦鬼神故也



比

比卦坤上象曰地上有水比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  
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也吉也

爾雅曰盎謂之缶缶之爲器內虛以容外圓以應土  
音出焉八音之主也宮爲土聲信德出焉五聲之君  
也記曰樂者樂也雜卦曰比樂也樂爲樂之實是爲  
樂之器初六陰柔之質缶之象也其爲器虛而能實  
有孚盈缶之象也誠信之德充實於內而人樂之君  
子樂得其道而來小人樂得其欲而來吉孰甚焉非  
有他而何周官六鄉之民入則爲比出則爲師比有  
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與民同吉之意也師出以律否  
臧凶與民同凶之意也非憂樂以天下孰能與此

樂八十一

四

樂書卷第八十二終





周易訓義

次

離

萃

升

既濟

乾不辭

次

坎三坎上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酒所以養陽而其器為樽食所以養陰而其器為簋樽則其體外負陽類也故其數奇簋則其體內方陰類也故其數偶樽酒簋貳禮之至薄者也用缶樂之至質者也六四以柔正而无應乎陽九五以剛正而无應乎陰當坎之時能免乎險者惟剛柔各得其宜者能之以正而相與以近而相得行至薄之禮

賢之樂其誠有不足以相際乎禮曰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之謂也魯頌以于豳樂女為君臣有道之頌孟子以徵招角招為君臣招悅之樂蓋本諸此然人之相與以誠則約以偽則棄約約者致其誠之謂也室之有牖則幽明通剛柔相濟之意也蓋相際者禮也相接者恩也君臣之間恩在臣於禮故坎言剛柔際父子之間禮不隆於恩故離言剛柔接然解之初六言剛柔之際與坎異者坎之六四九五以近相與不必有所之故言剛柔際解之初六九四以遠相與不能無所之故言剛柔之際

離

三 離上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寒所以鼓也謂之止所以鼓故謂之鼓以至彈琴謂之鼓琴鐘謂之鼓琴吹笙謂之鼓簧然則擊缶謂之鼓缶不亦宜乎六二陰也缶象也九三陽也其用動以吐歌象也九三以炎上之性履過中之位不能反炎上之性鼓六二之缶以歌樂則大耋之嗟不期至而自至矣其能久而無凶乎詩曰今我不樂逝者其耋此之謂也比之初六坎之六四離之六二皆陰爻其取缶象一也然比取其情以樂者樂此故也坎取其聲以坎其擊缶故也離取其象以離虛中善應故也

萃

萃 坤下 象曰澤上於地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

萃八十三

二

升

升 巽下 象曰地中生木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既濟

既濟 離下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天地之間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具剛柔之性盡柔之性而有孚者萃之六二也盡剛之性而有孚者升之九二也然孚者誠之至誠者性之德萃不以孚則其聚易散升不以孚則其升易困詎能無咎乎且陽道常饒饒則豐陰道常乏乏則約六二以陰居陰九二以陽居陰其為物則約而非豐其為禮則不盛於







